

董群家傳道生涯回憶錄

一、八里坌教會時期(1955年)

一九五五年六月廿六日台灣神學院畢業當天，授任為台北中會八里坌教會傳道師，重新開拓休戰後之聖工。這教會是第一代馬偕牧師開設的。二戰時停聚會。結戰後軍眷住進教會，我到職先由軍房討回禮拜堂，請台北中會買講台、小風琴，北投教會送我們旧墓子，由三戶老信徒開始做禮拜。教會沒有電燈，點蠟燭準備講道和誦書預備考教師。一到任就碰到老姊妹別世主持葬禮，帶遺孀去林口山上埋葬後回途迷路，到半夜才回到家。殷勤工作到兩年後受中會派轉板橋教會時已有二十多人聚會。(八里坌在任中，五十六年二月回岡山結婚)。

二、板橋教會時期(1956年9月-1958年)

八里坌在任中教師及格，五十六年九月受中會派轉，就任板橋教會傳道師。到任時有楊篤寶、謝保羅兩位長老。兩位老信徒啓明伯和賴柄長老熱心帶我天天出內巡會友。信徒日增教勢日進。楊長老盼能聘弟為牧師，打算重建教堂在通往万華之大路。突然接到召兵令(當時女兒已出世)。中會愛護牧者，留內人和小女照顧教會而由中會安排傳教師輪流來主持主日禮拜直到我退役回來。(入伍中五十八年五月長男出生)料想不到有位傳道先生強要求住進教會專心牧養板橋教會。我非常傷心由軍隊請假去把妻兒帶回去寄養岡山的父母。長男因不够母乳營養失調，常發高燒病重，垂主憐憫安然渡過。

三、服兵役時期(1958-1959年)

二十八歲(十九年次)的老兵都已有兩三個孩子了，很多役男家眷無法生活，有的甚致要賣孩子。後來省議會提議十九年次役男不可再召集，而我們已入營的提早四個月退伍(只當二十個月)。弟當憲兵又年記已大，受訓時期所遇艱苦是難於形容。入役中兒子常生大病，加上

勤務中遇到大車禍(所乘軍車撞路旁樹木),差矣送命,入院在斗六陸軍醫院兩個月,蒙主眷顧康復。

由教會辭回,兒子常生大病,軍中車禍重傷,這些試鍊一一蒙主照顧,深覺主愛我,帶領我走過死蔭的幽谷,沒遇到災害,主留我生命要為祂倚福音之使命,我決心此生務必忠心仕主,決不離開聖工。我向上帝誓約,退伍後無論何往,只要主指示我去的教會,絕不計較任何條件,必順服前往。

四、員林教會時期(1959年11月-1961年7月)

仰天登牧師向我說:「員林教會剛分出和平教會,母會相當軟弱,急要一位年青牧師負起復興教會之責」。我禱告後向主說:「主,請差遣我」。就這樣退伍一個月就在員林教會受封立,就任牧師。當時二十八歲(員林在任中次男出生)。每早在家靈修並準備講道,下午騎腳踏車不休地探訪,在聖工上注重培養青年,主日學、婦女會、聖歌隊,常主辦培靈會。特別用心照顧青年升學之問題,出力為家境困難之青年爭取獎學金。(在此感謝紀念霧峰正峰獎學金,求主賜福報答)。當時所栽培之青年已成為大事業家、教育家、醫師、牧師等。

五、斗六教會時期(1961年8月-1965年11月)

許水露牧師離開斗六教會已兩年,教會急需盡忠聖工的年青牧師,並要牧師娘會司琴又能擔任幼稚園主任的,我們被選中。內人一直喊不敢而推辭,因她在未婚前雖任過數年教師,但对行政未有經驗。斗六教會又是大會中有力的老教會,任牧師都是傑出的名牧。有陳金然牧師(南神教授)、黃武東牧師(總會總幹事)、黃主義牧師(南神教授)、許德謙牧師(屏東和平教會)、許水露牧師(台北延平教會),弟是無半步的小工人,哪能担当這龐大的教會?心裏一直掙扎,

一直祈禱。主賜靈力要我們勇敢奇往，終於二十一年八月就任斗六教會牧師。

我們夫妻唱婦隨忠心事奉，在斗六教會時，內人特別辛苦，時常和我出門探訪，又有幼稚園之工作，教會司琴、婦女會、主日學等事工，又有三個幼小的孩子要照顧。因戶數多，我們不但勤於探訪，週間禮拜、教會喪喜事特別多，曾有过同一天三場喪喜事。每場內人都帶着三個小孩參加。教會看到我們確實很忙很辛苦，就議決：
①買機器腳踏車給牧師使用（當時是南部大會第一個買機器腳踏車給牧師用的）。②請女工幫助牧師娘做家事、看小孩，使牧師娘可安心於聖工。教會這些決定使我們非常感動，我們更加努力於聖工。長執們盡忠協助，教會興旺，會友們非常愛惜牧者，我們同心協力興建牧師館。三年滿任後教會留我們繼任（新任期四年）。

在第二任未滿時，星加坡有福建人長老教會要求台灣總會派遣牧師幫助牧會，弟受推選，斗六教會不得已割愛歡送我們一家出國。

六、星加坡教會時期（1965年12月—1969年12月）

在娘家教會（斗六教會）受總會封立為海外宣教師，一九六五年底一家五人乘飛機到香港，再搭船前往星加坡，在大風浪之險行中主帶領我們平安抵達星加坡，於六十六年初就任星加坡正道堂牧師。開拓該教會的陳令典牧師別世已有一段時間，復興教會是相當吃力。所幸會友相當疼愛我們這離鄉背井的侍道人一家，關心我們無微不至。教會是由大陸移民之兄弟姐妹所組織的，都是福建人，和我們一樣說閩南語。但也有不少我們不大了解的習慣語。我們剛到的第二天，有位愛主的兄弟來訪，要帶我們去吃風（觀光），先要帶我們去看死景，然後再去看活景，我們真是嚇坏了，活景是好，死景我們不要去，心裏很害怕。後來听他解釋才知，死景就是博物館，活景是動物園。

星加坡全國就是一個大城市，全市有數十所教會，教會之間互相都有很寬大的肚量。各教會信徒習慣上，每月第一主日之聖餐日都去自己所屬教會，其他各禮拜都喜歡到各處不同的教會做禮拜，牧師之間從不嫉妒，從不互責偷竈羊。

為了不能辜負上帝之托負和母會台灣長老會對我之培養，我們拼命工作，勤於探訪和鼓勵，聚會人數激增，教會有蓬勃的朝氣，到任時會友四十多名，四年滿任離開時，已增加到三百名左右。任期中教會興建了陳令典牧師紀念館。除了正道堂之牧養工作外，內人常參加廣播電台向大陸傳福音之工作。我們也創設了台灣鄉親會，經常在周神榮醫師家招集鄉親，向他們傳福音，其中有數家受洗歸主名。另外又組織了日僑查經班向日本人傳福音。吉田大使在任時，弟曾受請為日本人的婚禮在大使館邸主持証婚。

在星期間我們得悉巴西里約城尚未有華人教會，心裏有所負擔，開始為將來去開拓教會而禱告。四年滿任時正道堂為挽留我們開了十多次會議，終因我們新使命堅決，割愛歡送我們。

七、巴西自給傳道時期(1969年—1980年)

巴西大國人口都集中於聖保羅市和里約市。聖市(聖保羅)有很多東方人而里約市東方人是少之又少。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知當時為何有那麽大的勇氣，在沒有任何差會幫助的情形下，到言語完全不通的異鄉去開拓教會，只拼內兄一家在那裏答應替我們向巴西教會借禮拜堂，上帝強我的胆壯我的志就勇往前進了。孩子們上學，放学回家時每天都有一大隊同學跟到家裏來。他們看到東方人如同看到動物園裏的猴子一樣稀奇。孩子上葡語學校真受苦，因當時沒有中葡字典只有日葡字典，还得搭七小時旅行汽車到聖市去買才得來。幸虧我們大人懂得

日語，由內人日夜跟在三個小孩身邊查考字典陪他們誦書。

聖市名語教會牧師長執們知道我們一家五人在里約寂寞忍苦的消息，請我們全家去聖市小住，並在教會認道。得到他們很大的安慰與鼓勵。還有聖市大安教會（當時還在籌備中）吳天寶牧師（是我名神同等）特地來里約看我們。他看了情形說：「里約沒有東方人怎敢開拓教會？又里約的生活水準那麼高，言語又不通很難謀生，在這裏會餓死的，你來聖市和我同工開拓新教會，我做生意供給給你專心牧會」。他的愛心感動了我動心去聖市。但和內人商討，同心在主禱告後，決定無論受怎麼大的苦也要留在里約。因為聖市已有數間華人教會，我們是為了里約市沒有華人教會負命而來的。我們就這樣仰望上帝，內兄關照我們去政府申請行商執照，每天把執照和稅票帶在身上，提着包子一家一家去巴西人家按鈴，比手畫腳推銷小禮品謀生，一面找華人靠信心準備開拓教會。

兩家外省基督徒聽到有牧師由星加坡來開拓教會（這是他們渴望已久的）歡喜欲狂地來訪，要協力同工。本來預備開拓名語教會，但講名語的只有兩家，我們懂得華語，外省弟兄們不懂名語。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不忍心置外省弟兄於籬笆外，就決定講道以名語翻譯華語，稱教會名為「里約華人基督教會」讓稀少的華人都有一份親近教會一同敬拜主。

一九七〇年十月五日由五家基督徒，借用巴西教會勇敢地開始聚會，當時由主僕一家五人（我們夫婦和十二崙、十一崙、九崙的三小孩）擔任聖歌隊。

一九七一年一月，里約市第一間華人基督教會正式成立感恩禮拜。我們有了說不盡的興奮與感激，因為聖市有三所名語教會，二所華語教會和日本教會的兄弟姊妹們遠道而來和我們一同感恩，並有巴西教會

的兄弟們擠滿一堂三百多人，成為大感恩會。

借了大禮拜堂，做禮拜人數寥寥無幾，我們的艱難侍道開始了。感謝主有兩家愛主的家庭與我們同心協力，內人和三個小孩在冀生緊張的異國生活裏，不辭辛勞從無怨言與我合意服事主。

每查到一家華人地址，就去探訪，無論他們慕道與否。看到我們的勤懇，他們都答應「去捧捧場」。查經班成立、主日學、姊妹會，聖歌隊已增加到十五人，人數雖少，教會非常和諧。

經過七年的無薪侍道，教會積了些錢，全信徒再努力奉獻，並有一部份親友們的幫助，買了間小房子當充禮拜堂，終於有自己的禮拜堂敬拜主了。我們有說不盡的感謝與安慰。

再接再勵到了一九八〇年教會十週年感恩禮拜之後，為了要培養全信徒有份奉獻供給全薪牧者牧養教會，我辭職，求主為我預備再來的聖工。離開教會時，主日禮拜人數增加到六十多人。

八 加拿大侍道時期 (1981-1994年)

一九八〇年底到了溫哥華，先在信友堂繼着在同在堂當副牧（內人指揮聖歌隊）幫助教會聖工。有位長老教會牧師 Rev. Metzger 盼我回來長老會工作，由他的教會小會提出中會，經大會、總會申請，我再進神學院進修，經中會考試通過，正式成為加拿大長老會牧師（時已五十五歲）。

一九八三年起受加拿大長老會派遣就職聖公會海員宣道會之牧師（是機關牧師天天上班）。英國聖公會在全世界各大商港設立海員宣道機關向海員傳福音。其總會在倫敦，安妮公主擔任總會主席。這機關在溫哥華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溫哥華是次於紐約，在北美之第二大商港，每天出入船隻約有五十。我們有五位不同教派的神父牧師，每天集合在海員俱樂部（海員侍道機

崗), 祈禱後帶着聖經、福音書, 各自出僱南車去受分派
停在港口的船上傳福音。船員們為了幹活受僱在船上
工作遠離家庭, 有的一年、有的兩年才得休假回家。他
們無机会在陸地接受福音, 在望着無際的海洋上
做粗重的工作, 不能享受家庭的溫暖, 並且常有妻子
離家、兒女愛壞或父母過世無法奔喪等々悲哀的事情
發生。因此非常寂寞脾氣暴躁, 極需很多安慰。我常
領他們禱告, 為他們寄信、買葯, 接送他們去看醫生。
每年平均有八十多國的船員出入於溫哥華海港。同工
們都只操英語, 而弟懂得八種言語(台語、華語、潮州
語、少少廣東話、日語、英語、葡語、西班牙語), 感謝主
揀選我這無半撇之小卒仔, 在這聖工上特別受重用。
我們的海員俱樂部裏有國際電話室供海員打電話
回家、有禮品店、圖書室、各種運動室,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開放給海員出入活動, 還有小禮拜堂、牧師們的辦公室。
每主日晚在禮拜堂有海員禮拜, 由主任牧師以英語誦道
而弟以各種語言短講(看當日參加禮拜之海員國籍而定)。
內人在海員禮拜司琴, 也在禮品店當義工。每主日晚, 做
完禮拜就有海員舞會, 主任牧師由白人教會請女青年
們來陪他們跳舞, 這可減少他們到外面去做黑暗行為。
有次主任牧師向我:「董牧師, 你為什麼不幫忙由中國教會
帶女孩來做義工陪海員們跳舞?」。使我吃驚, 我回
答說:「我怎麼有辦法? 中國人基督徒是不跳舞的, 中
國教會女青年若會跳社交舞可能就嫁不出去」。被
他哈哈大笑, 這是中西風俗不同的地方。

感謝上帝賜我有机会做這海員傳道聖工, 工
作雖辛苦, 却做得很有勁。我深深体会這是一份
非常重要的聖工。

九. 退休 (1994年4月至今)

一九九四年四月由加拿大長老會退休, 在職傳道
生涯共三十九年, 上帝的恩惠一直跟隨着我, 真是感

恩無盡，海員宣道贈我「永久榮譽顧問」之銜，並要我每週再上班兩三天，繼續幫助聖工，我就繼續做到2000年。從神學院畢業(1955)到2000年總共服事主四十五年才完全退休。我要終身感謝上帝的恩惠、台灣長老教會對我信養的培養、母校台灣神學院對我的栽培。現在退而不休地做自由傳道，並在家研究「台灣早期宣教史」。也參加內人指揮的台灣文化協會合唱團和其他社會活動。求主帶領我不斷地為福音爭戰。

董群家 2000年5月
於加拿大溫哥華

